

现当代文学研究

探路者的精神折光

——试论王月鹏散文集《舟在江海》

王兆胜

摘 要：王月鹏以海洋文学见长，散文集《舟在江海》是其代表作。这是作家的孤独探路之旅，也是其心灵锻造和开悟的过程。在王月鹏的散文中，“他我”与“自我”、自然与万物、虚与实等既具有矛盾性和纠结缠绕，也有澄明的和解与精神的升华，还是一种智慧的显现。作者让“物”发声，反思人类行为，确立生态意识和现代性，这对流行的“人的文学”观具有纠偏作用和超越性意向。

关键词：王月鹏；《舟在江海》；海洋文学；孤独；自我；物语；自由；智慧

如果说当下散文写作的最大问题是什么，那就是概念化、同质化、虚拟化、空洞化、碎片化。在众声喧哗的散文场域，真正认真、动情、诚实、走心的写作并不多见，能脚踏实地、有生命质感、探索出自己的道路者更是少见，包括一些散文名家的散文慢慢写得熟了、滑了、油了、俗了。王月鹏散文集《舟在江海》则不然，这是一个走自己的路、上下求索、有精神之光的文本。从中可见，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自我追求和超越者的灵魂。

一、在孤独中思考与开悟

众所周知，对生命本质的充分认识，离不开孤独和自我的确认。这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王勃的《滕王阁序》、苏轼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鲁迅的《呐喊》《彷徨》可见一斑。王羲之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①这在西方哲人叔本华、尼采等人身上也有集中体现。在王月鹏散文中，孤独是个关键词，这既表现在“人”上，也表现在“物”中，还表现在贯通文本的叙事与气息里。

关于“人”的孤独，不论是盐工、烧烤串的、老班长、老船长，还是守灯塔的人都是如此。最典型的是“父亲”，这是个沉默的孤独者，一个用一生的无言与笨拙书写悲凉人生的人，这在儿子内心投下一个暗影，也成为儿子孤独的根

① [晋]王羲之：《兰亭集序》，[清]吴楚材、[清]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第288页，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1。

脉。作为作者的“我”，更是孤独的，处于极度的孤寂、无望甚至绝望，就好像陷入一张难以摆脱的命运之网而无法自拔，这是作者长期不快乐、痛苦、悲观的理由。作者说：“我太孤独了。我学会与自己独处。”^①“孤独像是千万只蝴蝶从枯枝败叶里飞起，我的根在遥远的地方，此刻我是千万枯枝中的一截，遍地落叶中的一片。”^②这是一种命定式的孤独寂寞。

还有“物”的孤独，渔船、鱼、盐田、沙滩、岛屿、大海，以及那个鲸的雕像，都是孤独的，像被无形的力掌控着，也似命定般的存在，天地万物都在孤独中沉默与忍耐，这是王月鹏笔下的真实景观，也是心灵的投影。

不过，与一般孤独的书写者不同，王月鹏没有陷入其中，更没有成为悲观主义者，而是有一种理性的清醒和生命的参悟，那就是“道”之所得。孤独除了悲情，还是一种生命状态，更是一种内在动力。这也是为什么王月鹏笔下的父亲并没有被孤独打倒，他在听着滋滋作响的收音机的声音中有一种知音之感，这是不足以为外人道的。王月鹏自己也认为，孤独既是一种“牵绊”，同时又是一种“成全”。父亲一生可谓活得悲催和孤独，但作者说，父亲那句“想做什么你就去做，只要自己将来不后悔”^③，显然有点燃作用，“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活在这句话的照耀中。所有的孤独，所有的遭遇，把这句话擦得越来越亮”^④。在某种程度上说，孤独是一种情态，也是品质与境界，还是追索的台阶，更是获得清醒与智慧的法门。我们不可想象，对生命没有悲剧的本质认识，一个人会获得真正的人生智慧。

当然，王月鹏散文中孤独的价值更在于自我开悟，进入“道”的境界，这是在独处与孤独下的宁静的智慧生成。那个烧烤串的孤独者，非常理解与同情更弱势群体，甚至将爱给予那只流浪小猫——它被称为“小同事”^⑤；烧烤串的妻子对丈夫不弃不离，以博大的爱的仁慈呵护着那一份孤独，并点燃起生命的火焰；鲸鱼以难得的孤独悟道，将自己的一跃一落变成一次惠及海底众生百年的荣光。最突出的是王月鹏散文那种在孤独之下开出的生命之花，它们像天地自然一样在生生死死中获得一份释然、安然、

泰然、悠然、超然，一种无以言喻的彻悟与豁然开朗。作者说：“所有的错，其实都是有道理的。有些道理没法说清楚。”^⑥“感谢这片土地，它以不确定的方式，为我的人生确定了最重要的意义。”^⑦“在最简单的重复里体味最心安的日子。巨大的意义往往产生于简单的重复之中。能将单调的重复一直坚持下去，需要一种信念来支撑，因为信念的存在，你会看到单调里有着怎样的丰盈和美。”^⑧“感谢那些阻遏我的力量，是它们在庸常生活里时刻敦促我不要懈怠，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感谢那些挑剔的目光，让我对我所选择的路有了更加理性和自觉的认知，一程接一程地走下去。感谢我自己，这些年来从没放弃对自我的质疑和探究。”^⑨“人到中年，经历了一些事，对人生有了彻悟之后，我才懂得大海，不再激愤，以平静的方式接纳它们——更准确地说，我只是‘经历’它们，很快就回归自我，不再耽于思虑。”^⑩“当我走出来，才知道一个人从来就不会只有一个选择，那些所谓无奈和绝望，其实都像风一样转瞬即逝。相较那些尖锐的思考和追问，我开始相信流水的智慧，相信风的踪迹，以柔软的姿态和无形的的方式，抵达所有想要抵达的地方。”^⑪“……新的可能，像眼前这样就好，平静，平安，平淡，平和，从幼到老，从生到死，从现实的生活到一张纸上或一本书里。”^⑫我喜欢这些句子，它们把王月鹏的孤独进行了转换、提升、幻化，犹如冰水的融化与升腾，然后变成一种诗意的智慧显现。

一般散文都缺乏孤独，所以没有个人化写作，更不会有宁静与智慧生成。王月鹏继承了父亲的孤寂与质朴，加上童年生活的独处与好想象的天性，工作后又处于两难选择的痛苦抉择，还有写作的价值观念追求，所有这些都使其一直成为一个孤独的行旅者。值得庆幸的是，王月鹏散文在孤独之上开出了人生智慧之花，那种开悟后的澄明与光亮，以及云开雾去的从容不迫和知足快乐。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 王月鹏：《舟在江海》，第180、92、170、172、53、58、74、86—87、91、93、106、111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25。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二、人与自然万物对话

王月鹏将自己的散文概括为两个标识性概念：“大海”与“人海”。这不仅表现在《海上书》中，还在这本《舟在江海》里有着具体体现。^①包括散文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强调“人的文学”，但忽略“物”的描写，特别是缺乏对天地自然与宇宙文章的重视，导致人的自说自话，甚至将“人”变成一个权力话语的控制者。于是，散文在人声鼎沸与嘈杂喧嚣中，既失去了“自我”，也遮蔽、误读、误解了万物，更不要说进入“天地之道”。王月鹏散文注重“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对话关系，并有所开拓和发展。

把胶东半岛的渤海作为书写对象，特别是以烟台周边的区域为中心，这是王月鹏《舟在江海》的显著特点。如果说，王月鹏散文有什么特质，那就是海洋散文，是发生在山东半岛的海洋文明与齐国文化相交织的产物。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风貌决定了王月鹏散文的特殊自然生态与人文特色。这里充满着大海的广阔与神奇，也有生态的多样化，还有充满丰富想象力的人、事、物，这一起构成王月鹏散文独特的“这一个”。如果说，海洋文学前有杨朔，后有邓刚和赵德发，那么，王月鹏即他们的后起者。不过，在与杨朔、邓刚、赵德发的关联中，王月鹏散文又有其独特性，这就是在强调“人”的同时，不忽略“物”，特别是从生态角度理解自然与万事万物，并实现了对“人”与“物”的主体性的双重发现。

王月鹏笔下的“人”，多是一些边缘底层人，但又不失其丰满、丰盈、深刻。与杨朔比，王月鹏更善于发掘人性，在底层生活中显示其内敛、幽微、陌生化。那个被救上海岛的渔民与恩人都有点难以捉摸，是平凡和庸常的生活还是自身的矜持掩盖了其性格特点，我们不知道。“我”与“父亲”都是那么孤独，其内在的隐秘何在，他们似乎都很难找到真正的知音，更不要说有与人交流的通道与出口。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父亲”将只能发出杂音的收音机视为知己，晚年以电视节目为伴，一生甚至在临终之际也没找到与儿子交流的方式；作为儿子的“我”，总是将自己封闭于自我的天地，在写作中寻找

快乐，与父亲之间缺乏沟通与交流，更少有亲密的肢体接触，在照顾病重的父亲时，那有限的亲近也成为一种伤感。然而，“我”却与万物有交流的可能，面对桌子上的一朵蒲公英，“我”竟能浮想联翩，进入生命的共知、同感、共鸣中。可以说，王月鹏笔下的人物，是一些在“人”面前缺语、失语、孤独的他者，然而，一旦进入“物”的世界，人就立即变得鲜活起来，成为一个具有主体性、创造性、神秘感的生命体。作者有这样的表述：“住在海边的人，想象一条大鱼身上结满海蛎子，从深海中游来，又向深海游去，给岸边留下一堆蛎子，成为一道奇观。这般想象，是海边人所特有的，他们与海朝夕相伴，关于海的各种传说，在他们看来并不神秘，不过是在日常事物中加入一点想象而已。常年出海，他们与一些大鱼是相识的，见了面，甚至能认出彼此。他们登上一座‘小岛’，生火取暖时，这岛开始下沉，是极缓慢的那种下沉，这才发觉自己竟然是在鲸鱼的黝黑脊背上。再继续想象下去，成群的鲸鱼在海里隆起脊背，构成了一条海上之路。”^②此时，人与海、人与鲸鱼达到了某种对话与和谐，作家的笔触也变得灵动飘逸起来。

自然万物成为王月鹏散文的主角，它们与“人”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些“物”变得异常丰富，就如同山丰海富一样令人目不暇接，这也是王月鹏海洋散文的价值魅力所在。在此，有大海、渔船、海鱼、盐、渔村、海滩、海风、海洋馆、海参、海底煤矿，还有海的腥味，从而构成难得的海边风景。最重要的是，这些自然之物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宾语，它们常变成主语，与人形成一种对话关系，并成为让人感叹甚至叹为观止的奇观。作者写道：“海浪不知疲倦地拍打岸边，像是在说一些话。我听懂了。”^③“当海边的盐像山一样堆积起来，我更珍视那个盐工眼里的一滴泪，它与盐有着同样的味道。一粒盐里的海，与一滴泪里的海，是相通的。”^④他还说：“在人与人之间，在天地之间，海浪，沙滩，还有月光，还有鱼鳞的光，都在这一刻屏住了呼吸，静听天地间的声音。这是人类与自然的，也是与自

① 参见王月鹏：《后记》，《舟在江海》，第243页。

②③④ 王月鹏：《舟在江海》，第3、30-31、31页。

己的最为切近的语言。”^①“海是一面巨大的镜子,照彻天地与人心。”^②在某种程度上说,天地万物与人等量齐观,它们不只是拟人化,也有着与人类似的生命特征,并有自己的语言及密码,只是不知道人能否听到或者听懂。王月鹏以天地之心进入这些“物”里,深切体会和解读其间的语言、声响、智慧,并从中得到灵性与启示。换言之,在王月鹏散文中,“物”已超越了“人的文学”观下的物,而是变成与人一样有生命,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能超出人的智慧的生命载体,这就为散文注入了人与物相互感应、沟通,以及彼此成就的可能性。

让“物”直接发声,使王月鹏散文带有某种召唤与昭示作用。《舟在江海》分上、下两篇。下篇为《海上通讯》,其中有十个分题,它们分别是:之一,鲸说;之二,船说;之三,盐说;之四,鱼说;之五,浪说;之六,灯塔说;之七,鸥说;之八,风说;之九,岛说;之十,月说。让“物”而不是“人”直接发声,并以这么多篇幅呈现,显然有着明确的理性自觉,这在散文创作中比较少见。这是一个重大转变,其意义不可低估:一是作者打破了“人的文学”观的绝对性和标准性,让长期以来被“人”所忽略的“物”站上前台,并且有了话语权;二是作家更相信“物”,它甚至具有“人”所不具备的优势与价值,这也是对“人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与精华”观念的反拨;三是作家在与“物”交流时变得更便捷、可靠、有效,因为“物”没有“人”的偏见与自大,更是承载天地之道的载体。在这些让“物”述说的文本中,王月鹏主要从“物性”角度反思“人性”,既批驳人的异化,倡导生态精神和环保意识,又能看到“人”的价值,并在物与人的同感共鸣中获得新的理解与认知。在《鲸说》中,作者写道:“离开了大海的鲸,是孤独的;远离人群的人,也是孤独的。那天我听到你在海边自言自语,你说你是这世上最孤独的人。”^③“你是唯一进入雕塑内心的人。你抚摸着雕塑,忍不住流下眼泪。我感觉到了你的手在抖,在抖。你说雕塑也是有生命的,你在雕塑的内心捕捉海上讯息,寻找那些遥远的传说。你抚摸着,想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你的思考是真诚的,有一种朴素的力量。”^④这是被固定在海边的鲸鱼的雕塑

在言说,在面对“我”这个人在说,在动情地倾诉衷肠。此时的“我”,成为一个听者,一个被感动的倾听者,于是生命与心灵得以沟通,文本也变得更为亲切和通达。

人与万物各有所长,二者应该和谐相处、取长补短、相互成就、相得益彰。事实上,在“人的文学”^⑤观念下,人无视万物,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甚至将万物踩在脚下,从而造成散文的单一与异化。王月鹏散文能放下身段,与物齐一,以敬畏之心,以物为师,在人声沸腾中让自己安静下来,倾听万物的心语和大地的跳动,于是形成一条沟通的心河,也产生关于世界人生的生命体悟。特别是在面对大海、充满神秘色彩和道家情怀的胶东半岛上,王月鹏以其海洋散文书写人与物的相关、相敬、相爱、相知、相得,尤其是其间的密语值得人们好好破解。

三、让“他我”与“自我”和解

关于散文写作,目前存在的一个重大局限在于,其中没有“我”,更不要说“真我”“个我”与“自我”了。有人倡导“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⑥,时下的太多散文是没有“我”的散文创作,导致一种滑脱与流散状况。王月鹏散文一直有“我”在,也以真情实感与个性化叙事见长。不过,这里的“我”具有更复杂的内涵,也是作者探索过程的一次历险与突破。概括起来,王月鹏散文的“我”是关于“他我”与“自我”的矛盾性的辩证统一。

在王月鹏看来,“他我”是外在的“我”,是在社会世俗中呈现的“我”,他长期按照世俗规则和理想追求行事,也是难与社会相融的一个“我”。“他我”因为有“他”,所以离“我”有较大距离,甚至不是真正的“我”;然而,这又确是“我”的一部分,甚至在常人眼里,这个“他我”

①②③④ 王月鹏:《舟在江海》,第64、103、189、190页。

⑤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艺术·人·真诚——钱谷融论文自选集》,第6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⑥ 金惠敏:《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一种元文学或者文论“帝国化”的前景》,《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3期。

就是真正的“我”。基于此,王月鹏散文中的“他我”无处不在,这在与各种各样的人与事相遇和交流时尤其如此,这也是让作家本人难以满意和接受的一个“我”。正因为“他我”的存在,“我”却常常显得不真实,如被抛在空中的飞絮般难以稳定和安定。也是在此意义上,王月鹏散文一直在“他我”的间隙甚至缝隙中寻找“自我”,这被他称为“另一个我”。

“另一个我”具有更内在、自由、飘逸、潇洒,甚至我行我素的特点,这是隐藏于作家内心的特别具有潜在性的存在。一是激情奋发的作家“自我”。作者表示:“海是一面镜子,照出另一个我。”^①这“另一个我”,则如“疯长的草”般有着蓬勃的生命激情,“一个比天空更为宽广的存在”。^②这个“自我”与“他我”形成鲜明对照,也衬托出“他我”的无奈与不真。二是有悲悯情怀的“自我”。王月鹏的“另一个我”还在于,有悲悯情怀,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那种仁慈,以至于“在村边的废墟里有一截树根,我捡起它,确认这是槐树的根,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③,于是,“我”把它带回单位。这种在“他我”面具下被视为羞怯的表达,却是作家“另一个我”的真实面目。三是精神自由与自在的“自我”。作家写到烧烤串者的妻子,说她自称有“精神世界的另一个我”^④,那就是自由奔放、我行我素,做自己生活的主人。从这个女性身上,映射出作家的“另一个我”——精神品质的“自我”。四是素朴自然的“自我”。作者说,原来,“我”想靠知识、艺术、在场,有历史感地呈现老船长,后来放弃了这种想法,改为“我只想以一个‘人’的名义——正常的、卑微的、心存惶惑的人——面对他们,与他们共度短暂时光”^⑤。在此,以更自然、真实、朴素的面目示人,就剥去了“他我”的面具,还本人以初心,这样才能照亮老船长的心灵。五是保持写作的纯粹的“自我”。作者倡导在写作中保持“自我”,“关于写作的纯粹,如何在纷扰中不动摇,不被改变。所有的一切,无疑都是我写作的精神资源”^⑥。因此,以“自我”为底色的写作是本源式的,就如同“删繁就简三秋树”一样的清丽纯净。

值得强调的是,王月鹏并不是将“他我”与

“自我”做简单的二分,更不进行简单的评说或切除,而是将其看成一个相互依存、同中有异、互相成就的矛盾体。就像两面镜子的映照一样,二者是缺一不可的。王月鹏说,“我”与“另一个我”并不一定和谐,二者甚至是矛盾的,就好像“我的所思与所为,似乎是一对悖论”^⑦。问题的关键是,“我”和“另一个我”要达成和解。他说:“我所能做到的,就是静静地等待,等待一个理由,等待一个结果,等待另一个我。我和另一个我将在某个特定时刻相认,不需要别人衬托,我只想接受值得接受的那一部分,不再追求最大可能性,做简单的事,剪除枝枝蔓蔓。那些被简化的现实化作另一种更复杂也更隐秘的存在状态,它们偶尔对我发出邀约。”^⑧比较起来,“他我”是作家应付外在世界的必不可少的角色,“自我”是本真面目,它不轻易显现,却深刻地隐于作家的内心深处,而且,这个“自我”有时连作家自己也会感到陌生。

总之,在王月鹏散文中,“我”与“另一个我”,或者说,“他我”与“自我”是一个复杂的存在,这有助于在多方面推进散文发展。其一,让散文更具张力效果。缺乏“我”的散文姑且不论,有“我”的散文也往往流于表面化、简单化,而王月鹏散文让“我”呈现具有复杂性结构的张力效果,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内在性、弹性、韧性。其二,使散文得以深化。“我”在不少人的散文中就像一个平面镜,而王月鹏散文中的“我”通过“他我”与“自我”,以及二者的缠绕与相互作用,给散文增加了多面镜相,有的甚至像凸透镜或凹镜,从而折射出不同层次的光影。这无疑增强了散文的厚度与深度。其三,有助于散文的扩容与增值。王月鹏散文中的“我”,除了“人”,还有“物”,即“物”中有“我”。而且,即便是“我”,也与“他”等相关联,因此,你、我、他、它在王月鹏散文中具有相关的结构性。这也是为什么作家让“物”变成发声的“我”,让“他”映现“我”,从而让散文变得更加开阔和多种多样。作者写烧烤串者,“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那个被舍弃又被苦苦寻觅了这么多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王月鹏:《舟在江海》,第36-37、36、47、54、72、74、91、92页。

年的我自己。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这些,这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秘密。我站在人群中,远远地看着他,就像看着另一个自己”^①。在此,由“他”及“我”,由“我”到“另一个自己”,散文在相互作用中达到了扩容与增值。其四,有助于散文达到某种内在的平衡和谐。如果让“他我”与“自我”各自为政,必然使散文处于动荡不安中,二者的“和解”使王月鹏散文既具有变动性,又有平衡感,还有稳定性。这是读王月鹏散文的整体感受:在强烈的变动中,有一颗宁定守一的大静在,这也是心安的压舱石,就如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有心定的锚在,就变得最安全稳妥了。如作者所说,“我只想拥有我自己,只想最大限度地支配自己的生命,活得更像我自己。这个看似自私的要求,其实有着对整个世界的牵挂;这个微小的请求,需要最强大的心力来支撑”^②。显然,“另一个我”在王月鹏散文中具有关键作用。

四、内敛与奔放的交融

作为散文,它如何叙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叙事不仅决定散文家的文体风格,还与其思想观念、审美趣味有关。许多散文写得过于沉重,如一些大历史文化散文被堆积如山的资料压迫得透不过气来;还有不少散文写得轻浮,无根、随意、夸饰,就如同一个站不稳的孩子。王月鹏散文较好地处理了重与轻的问题。

一方面,王月鹏散文是沉郁的,这不仅与其孤独有关,也与他的审美格调相连。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都像带着枷锁,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沉实感,盐工、烧烤串者、老船长、老班长都是如此,“我”与“父亲”也一直走在沉重的人生路上,给人以重压感甚至窒息感。这种生命感受是深入骨髓的,也是充满悲壮气氛的,他的散文由此也有着沉甸甸的分量。还有,王月鹏散文非常注重以细节刻画人物,有的是雕刻式的,给人一种深沉的力量美。他写老渔民,“他站在礁石上,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他转过身,端量自己的背影,那张脸在月光下很是沉静”^③,其刀刻感显得非常突出。王月鹏还写道:“我时常凝视那些经典作家的照片,他们的眼睛有一种历尽沧桑之后的纯净与深邃,这是我所以为的美,美得让

人窒息。”^④这是典型的白描手法,也是王月鹏的独到发现。作者紧紧抓住细节,突出眼睛之美——纯净与深邃,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沉淀。作者写到可怜而又伟大的父亲,“爸爸只是一滴水,在那个干旱的季节,它滋润了我”^⑤。还有,父亲“在最后时刻,我亲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我对他说:‘你是这世界上最好的爸爸。’”^⑥这样的叙述犹如篆刻刀在印石上穿行,有金石味和深沉美,甚至能刻进读者的灵魂。他写“物”也是如此,如“每一粒盐都是被折叠的海”^⑦“我看到水里隐藏的千万把刀子,刀光比河水的皱纹还要密集,它们将一条河分割成了一滴滴的水”^⑧,这都是注重细节、充满力度的深刻发现与微雕刻画。在王月鹏散文中,还有一种自设障碍的叙事方式,这在作者是故意如此,以便能保持一种力之美。他说:“一种难度的存在而让我心安。写作是从既有生活的一次逃离。我在必经的逃离之路给自己设置了巨大障碍……给我力量,并且成就我的前方的,正是那些不断出现的障碍,它们是我骨骼里的‘钙’。”^⑨这是具有延宕性的写作,它不想让自己“滑”过去,变成一种没有节制、波澜、阻隔的轻飘飘的旅行。当然,王月鹏散文有时还善用短句子,从表面看,这样的文字与表达不够顺畅,其实是为了让文章慢下来,有曲曲折折之感。作者写道:“整个舞蹈队伍组合成了一片海。审美的海。发泄的海。振奋的海。激情汹涌的海。人的海。万物的海。你的海。”^⑩“这是生命之舞。这是虔敬之舞。这是欢乐之舞。这是痛苦之舞。这是绝望之舞。这是希望之舞。这是未解之舞。这是明朗之舞。这是人之舞。这是海之舞。这是天地之舞。”^⑪短句全用句号隔开,在不断重复叠加的句式自有一种内在力量从心底喷涌出来。

另一方面,王月鹏散文又是自由飞翔、充满诗性的,这将其沉郁的气息一下子消解和提升了,犹如在地面上滑行的沉重飞机,一下子升空而起,飞入广阔的天地间。如作者写道:“鲸鱼积攒起最后的力气,在海面上画出一道弧线,缓缓坠向海底。这是最后的表演,大海是舞台也是唯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 王月鹏:《舟在江海》,第63、124、144、128、162、185、200、128、116、65、66页。

一的观众。这一跃,孤绝,悲怆,一声长啸,从此与海融为一体。这坠落,是海底的‘升起’。”^①此处,有庄子《逍遥游》的大鹏展翅,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然后图南的壮观气势。王月鹏的名字有三个“月”,有“鹏”,这让人想到他为什么在作品中反复书写月亮,对展翅而飞也充满渴望。《在海岬》开篇,王月鹏写到云,那是一种飘然自适的生命状态,是充满灵性的自由飞翔,也有心灵羽化之感,这一下子将其散文由“实”提升到“虚”,也有了灵动与飘扬。作者还写道:“云起时,海变得更辽远了。云是水的另一种形态。在云水之间,我看到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自己,就像一种意识被唤醒,一个存在被重新发现。云以虚幻之身,承载了这份沉重。我像云一样,以不同姿态,迎接同样的日子。看风中的云,化作了雨;看自己,云一样漂泊。”^②在某种程度上说,王月鹏散文是以心灵的力量让沉重变得轻灵起来,让苦难与悲剧得以化解,从而获得了一种轻松、快乐、自由、潇洒的精神超越性。其实,散文是需要“心散”^③的,只有心灵散淡、自由、超然、悠然起来,散文才能超越各种羁绊,进入一个更理想的精神世界。当然,“散文的精神诗性”^④也让王月鹏散文具有了浪漫性与超拔气质,有助于消解其孤独与沉郁带来的实有。

问题的关键是,内敛的郁沉与潇洒的自由在王月鹏身上并存,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也是具有互通性、转换性、幻化性的,还是相互作用和互为成就的。这就超越了难以承受之重或之轻的局限,使散文获得了兼容性、辩证性、生长性、创新性。这是一种刚柔共济、阴阳相合的风度与境界。

王月鹏的《舟在江海》是典型的海洋散文,也是生态意识很强的生态散文,其中的精神探

求与心灵折射是主要的。作为一个有着独立思考 and 鲜明个性的作家,王月鹏由孤独开始,逐渐理解了世界人生的本质,也获得了在矛盾中和解,并在天地人心中得到智慧的启悟。这是有风骨的散文集,也是能载着作家从深沉的大地起飞的诗性文本,当然,其中还有更多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潜文本,这是王月鹏散文的价值魅力所在,也是其值得反复阅读和不断开发的地方。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散文理论话语建构研究”(20AZW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兆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原副总编辑、二级教授,现为南昌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鲁迅文学奖评委,《文学评论》编委,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出版《林语堂的文化情怀》《20世纪中国散文精神》《林语堂与中国文化》《王兆胜学术自选集》《新时期散文发展向度》《散文的边界与体性》等著作20多部,有散文集《天地人心》《情之一字》《阳光心房》《纸的世界》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约300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60多篇。

①② 王月鹏:《舟在江海》,第8、81页。

③ 王兆胜:《“形不散—神不散—心散”——我的散文观及对当下散文的批评》,《南方文坛》2006年第4期。

④ 陈剑晖:《诗性散文》,第35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